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

下

[清]吕熊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書

I242

L899-2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

(下)

〔清〕吕熊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97581

R4D37/05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禾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禾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(下)〔清〕吕熊 著

出 版 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◎0431-5640624

印 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◎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 张◎12.125

主 编◎禾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震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四十八回 炼神针八蜡咸诛 剪仙蓑万氓全活

建文九年秋九月，月君自泰山返辟济南。见各处庄稼只好五、六分收成；薜屋茆檐，童叟多有菜色，心甚悯之。途间便下敕旨，仍命周文献、张彤为巡荒御史，分巡各府、州、县，凡歉收之处，即在本地方发仓库赈济。

次日，月君返驾进城，先赴皇帝阙下谒谢。早有李希颜、王鏊、高咸宁、冯倬、胡传福等在阙外伺候，共请回銮，“臣等代谢。”月君又加慰劳，方自回宫。与鲍、曼二师略述巡游诸事。鲍师忼叹道：“月君一人为国，三党皆逃。”说未竟，曼师忽大笑道：“此为天下者不顾家。”适老梅婢在旁，把手来一摊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帝师这样快活，只可惜老相公与太太不能一见，空生了好女儿呢！”月君愀然而散。未几，吕军师请以姚襄署金宪御史，仍兼中营左监军；沈珂署监察御史，仍兼中营右参军。又请以彭独眼、丁奇目发往司开府标下，监理青、莱诸郡屯田。又请以董彦杲、宾鸿为羽林左右大将军，金山保、小咬住为羽林左右先锋使，以董翥、雷一震代彦杲、宾鸿之缺。月君皆允之。

是年冬，天气温燥，绝无冰雪，往往大风拔木，二麦皆不能长养。至来春，是建文十年，从正月朔日起，阴雾弥弥，直到二月、三月，亦希见太阳之面，而又并无大雨。一交四月，日赤如火，烦躁之气，不异三伏。五月间，淅淅霉雨数日，甚觉阴寒；及朱曦一出，蒸蒸湿热，更为薺恼。如是阴晴、冷热两三次，那些禾苗中，就生出无

数虫来。请问那几种？有个名色的么？是：螟，特，蠹，贼，蝗，蝻，蠹，蜡，名曰“八蜡”。有啮根者，有食叶者，有啖心者，有嚼苗者，有嚼节者。满田之内，跳跃飞腾。百姓号哭迺野。

月君亟命取绣花针三千，送进宫内，尽吞入腹，用炼剑之法，在丹田内炼了十二个时辰。即传百官赴阙，随驾至上清观行香。月君朝见玉帝，不服袞冕，仍用瑶台妆束。怎见得：

青丝重叠，俨若堆云；素带飘逸，宛然流电。娑罗叶，一片翠冠，并非高髻；海螺纹，双簪白燕，不是低鬟。织女天衣，含万道霞光缭绕；湘皇水佩，带千春花气氤氲。裙濯银河之水，波痕犹在；履沾玉井之烟，花瓣如新。冰肌玉骨，生来只有六铢轻；踏雾乘风，飞处无过三岛远。

是日不排銮驾，只御小辇。满释奴、范飞娘乘马为前导，素英、寒簧乘车随后，文武大小官员皆扈从至上清观阙下。月君下辇步入，升殿行九拜礼；百官在墀下陪拜。礼毕，月君出露台东隅，南向坐定，命满释奴于车中取出一湘妃竹方朱盒儿，令两行文武揭看，认是何物。诸臣看遍，不敢轻对，唯周恕奏道：“看是五彩丝缕。但寸寸截断，不识有何妙用？”月君道：“是丝也，卿等试探手取一把来。”周恕随舒右手向盒内一抓，急得攒眉放下，五指多刺出血来，诸臣皆含着微笑。月君谕道：“此三千绣花针也，朕在丹田炼成如丝。能刺人咽喉，贯穿肠胃而死；若抛向百万军中，立时可歼。但有干天怒，必遭殛罚，永劫沉沦，不可儿戏。今唯用以杀戮害苗之虫，一针可杀数千，三千神针，可杀无量恒河沙之虫矣。朕志在救民，虽有谴责，亦所甘受。”诸臣等皆叩首，咸称：“灾者，民生劫数，天地不能自挽。仰赖帝师道力维持，即上帝好生之心也，与天合德，国家幸甚。”

月君乃步至院中，仰天一看，道：“必须高台，方可行法。”随在素英手中取过一幅五彩鲛绡帕，望空一掷，云腾霞涌，忽尔现出一座九仞危台。月君冉冉而升，立于台端，向南又拜九拜。素英双手

捧着朱盒,喝声:“起!”那盒儿端端正正,悬空起在月君面前。遂将左手一齐抓下,向着四面八方,分匀洒去。彩丝万道,如日芒射目,不能仰视。月君喝令:“神将随着,俟虫灭尽收缴。”那三千绣花针,都飞向各处有虫的所在去了。随收了法术,谕令京尹高不危:“行文晓示百姓知悉,不消两个时辰,诸虫杀尽。然已经受灾,也只好救得大半。”月君还宫之后,又下诏:“蠲免税粮三分之一。”

至建文十一年正月朔,百官朝贺元旦,月君廷谕诸臣:“历年灾荒,今岁青黄不接,小民何以为生?卿等其敷陈良策,以济时艰。”大臣方欲奏对,早有弱冠六人,整整齐齐,同跪在丹陛下奏道:“臣等不揣无知,公具一疏,是为灾荒的意,伏乞帝师圣鉴。”月君视之,却是开设三科以来所取的进士,已经除授紫薇省学士之职:

一、殉国户部尚书陈迪之子,名鹤山;一、殉国都御史茅大方之孙,名添生;一、殉节给事中黄钺之子,名瓚;一、殉难青州教谕刘固之孙,名炎。即刘超之侄。以上四人,皆向在国学读书,从前两科及第,均授为侍读及撰文学士之职。一、殉国漳郡教授陈思贤之子,名略;一、殉难漳郡庠生吕贤之弟,名儒。以上二人,同来应试,近科取中,已授侍讲兼修史学士之职。

当下范飞娘接上疏章,月君披览一过,是敬陈救荒筹饷之末议事,大意说:朝鲜国历岁大稔,斗米三分,可以各余;又日本、红毛、琉球诸国,丰富甲于海南,可以借饷。一则使之知圣天行宫已定,一则使之知燕逆覆巢有日,一则使之知帝师威灵无远弗届。将见诸蛮必相率来朝,奉表纳贡,凜遵正朔。其告余借饷细事,奚待言哉?月君即以疏示诸大臣,并谕道:“凡殉难忠臣,皆天地之正气,所以后嗣莫不英秀骏发。这疏大为有理。”大臣看毕,奏道:“但恐隔海辽远,既不能应我之需;而且蛮性劣蹶,又未必能遵我之令。古来班超、傅介子立功异域,岂可轻言?”高咸宁奏:“臣观诸小学士,既能具疏,必能出使。海道虽遥,风顺亦驶,似不必豫虑及此。”诸学士齐声应道:“臣等实愿身任使事,方敢具疏,岂有托诸空言的

理？”大臣等又奏：“他国无妨。若日本倭奴，为我歼灭者十万，彼既挟此大忿，恐难乎为使。”吕律进言道：“大臣所虑，岂不周至？然从来遐方荒服，不率王化，必经挾伐而后来庭。今以畏威之后，而示以怀柔之义，臣料倭酋稽颡向阙无疑者。”月君道：“大臣老成持重，两军师果断明决，诸学士又皆才气超群，正宜使于四方。”遂面谕：吕儒、黄瓚为日本国使，陈鹤山、茅添生为红毛国使，刘炎、陈略为琉球国使。又谕高咸宁道：“若朝鲜国使，非卿与全然不可。”咸宁遂与诸学士皆顿首遵命。时全然参军登州，又加衔为黄门侍郎以重使事，自有该衙门行文去讫。到初六日，月君发下玺书，高咸宁、吕儒等接受了，拜辞阙廷，取路向登州进发。时日本国遣下海鳅船最为稳当，各天使拣了一只，同出海洋，全凭南针所指而行。

余皆按下，先说朝鲜，即高丽国也，在辽之南境，而辽左与山东隔海相对，路为至近，不几日早到。高司马、全黄门随下驿馆，有通事人先来禀候，高咸宁朗声晓谕道：“大明天子有诏，可速传报国王出城来接。”通事疾忙报知国王。国王李钧即刻排驾，率文武诸臣直到馆驿，接了天朝诏书。高司马、全侍郎捧诏先行，国王与众陪臣在后，至正殿上，开读诏书。国王执圭，陪臣等皆执笏，跪听。诏曰：

朕以元孙而承高庙之祚，正祖德洪庥、皇威遐畅之日，四海熙然，兆民胥悦。岂意庶孽跳梁，乘舆迁播。幸赖女真人帝师戮力勤王。旌旗所指，山岳震叠，忠臣义士，向慕景从。今已定鼎济南，不日归膺大宝。扫清燕薊，翹足可待。只为迩来荒旱频仍，虫灾蜂至，暂释兵戈，国饷虽曰无虞，黎民间有菜色。闻尔朝鲜外邦，历岁阜成，十文斗米，兹特遣王使少司马高咸宁、副使黄门侍郎全然，赍银五千，易谷十万。尔王素守臣恭，谅远遏余之政；夙敦邻谊，定怀将伯之心。誓指河山，永为藩辅。钦哉毋忽。

建文十一年正月

宣读诏书已毕。国王听了，心甚疑惑，暂请天使出宿公廨。

次日，国王与廷臣先行商妥，然后请宴于正殿。让二位天使南向而坐，王北面相陪，大臣四员从旁侧席。乐奏三阙，酒行九巡，有王之宗室李煌，素有威望，先启问曰：“旧年诏到称永乐七年，今岁玺书称建文十一年，中国其有二主乎？”高咸宁早已料有舌战之事，朗然答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圣人之言也。然时有互变，势有相扼，则九州之内，常有数王，岂止二主？然虽有数主，而其实则一王也。如周末有七国而夫子尊周，汉末三分而朱子王蜀。历代皆有正统，余则为闰。若同姓相争，如梁元帝之与湘东王，其为王为寇，事迹甚明，安在为二王也？”又一臣曰魏宣，向称博瞻而有才辩，接口应道：“天使高论，自合至理。但为寇为王，皆实有其主。今则徒设虚位，而谓之曰帝，下民何所瞻仰？青史何所考证乎？”咸宁厉声对曰：“此无君之言也！唐中宗播迁在外，《纲目》大书某年帝在某处，此时连虚位皆无，何晦庵以行在与之？尔之言，真无君者也。”魏宣愧赧不能答。

国王见二臣已屈，莫有启齿者，乃从容豫色而言曰：“从来乾刚坤顺，阳长阴消。中国兴复帝位，岂无斡旋造化之男子，而以一妇人为帝师乎？寡人不解，敢以相问？”高咸宁正容对曰：“周家肇基王迹，推本姜嫄；文王政行江汉，首化关雎；武王乱臣，邑姜亦在其内。故孔子曰：‘有妇人焉。’推之二氏，则大士为诸佛之师，玄女为天仙之长，斗姥为列宿之尊，即汉之班昭，尚且为六宫之师，何况天朝帝师，道统三才，德崇千劫者乎？”全然大声抗言曰：“朝鲜国王听者，若论我帝师之道，则上媲唐虞；帝师之德，则远侔邹鲁；兵法阵略，虽孙、吴、管、葛，仅堪为弟子；文章诗赋，即李、杜、欧、苏，不足当衙官。至于神通广大，能使乾旋坤转，海立山飞，呼气而日月倒行，挥手而蛟龙遁伏，真开辟以来无上之神圣。岂以人世之帝师为荣？不过欲复建文之位，申大义于千秋耳。今不佞观国王气色，于三日内半夜，后宫当有火灾，烧死宫女两名，焚毁宫殿廿间。幸得王之爱妃福大，火得以熄，而反有大喜之兆。如此等事，我帝师于万里之外，慧照所及，皆已预知也。”国王矍然，心中半信半疑。沉吟了一会，高咸宁、全然遂辞谢而出。

国王李钩谋于群臣,皆言:“俟三日后,其言不验,彼自羞惭,臣等可以折服他矣。”国王即下令后宫:“三日之内,夜间不许点灯,酉刻便睡。违者斩首。”到第三夜,国王幸爱妃凤氏宫内,秉烛清谈,竟欲坐至五更,看火灾何自而起。到了亥刻,觉神思有些困倦,乃呼小监取本日奏章来看。只有二疏,片时阅完,写了批语,心中私喜道:已过半夜了。随手揭下疏尾浮签,爱妃取来向烛煤上毁之,霍地卷起,飞到梁间,拉拉杂杂的烧将起来。顷刻,烈焰轰天,风火交织。国王抱了爱妃,疾忙奔出。火势大了,宫中沸乱。内监人等只顾得引了后妃逃避,没有个来救火的。直烧到西边一宫,忽有红光冲起,火势遂灭。原来此宫是国王第二个爱妃金氏所居,正在分娩。倒地一声,宫人随报火已熄了,金氏大喜。一者世子原是一国之主,福量也大;二者被临盆血腥一冲,无论天仙神将,沾着些气味就不得复归班位,所以火神通去。内监报知国王,国王又惊又喜。

时百官闻宫中失火,皆在外廷。天已将明,国王随命排驾,亲到天使公廨;高司马、全黄门疾忙出迎。国王握了全然之手,太息道:“先生真神人也!前言一点不谬。且喜后宫得子,敢请天使屈留三日,过了汤饼会,寡人亲送起身。”说完,匆匆忙忙的回宫去了。咸宁等到免不得一番庆贺。国王邀请汤饼宴,后又复设宴送行。五千白金厘毫不收,输谷十万石,差人随天使送至登州交割。先附谢表一道,仍约至来岁进贡。咸宁等谢别了国王,共是十一个海船,乘着风便,星夜进发。二月初旬,已到登郡,打发来使自回,遂到济南复命,把前事备奏一番。月君慰劳道:“可谓不辱君命。”遂下敕旨:“将十万谷石,只拣有灾地方,委员发赈。”黎民欢声载道,渐有起色。

不意五、六月间,瘟疫大行。凡患者昏昏冥冥,但觉头脑胀闷,旋大如斗,少则七日,多则九日,裂出黄水而死。京尹高不危亟为奏闻。月君与鲍、曼二师商议,曼尼道:“鲍道长向有灵艾,一灸即愈,何不取来普施?”鲍师道:“你又来了!我那灵艾,只治外症,不治内疾,亦且没有得存了。”曼尼说:“我知道毕竟是龙女有恙,然后肯授与人去医好了,成为夫妇,可以索谢。如今是穷百姓。便舍不

得哩。”鲍师道：“这个老尼，害失心疯了，倒在光头上烧一炷儿，先治你一治。”剑仙等皆笑。

忽女金刚传进京尹高不危密疏，言“有一道姑曰何来女，身穿棕蓑衣，手持小金剪，在市井游衍。见患疫病者，随剪棕针与之，不过寸许。初病止用一茎，病至五、六日者，亦止三茎，煎汤服下，遍身汗出而愈。今现止于臣府衙门之前，小民来求棕针者，不可以数”云云。月君道：“异哉！何来此仙真也？”忽又传进吕军师摺奏，亦言“何来女治疫神效，百姓都说帝师化身，来救我们性命，要向阙下叩谢”云云。月君谓鲍、曼二师曰：“此仙真隐匿姓名，致使庶民归德于我，岂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？即当亲往谢之。”鲍师道：“且缓，彼必变化而来，待我也变化而去，看他一看，确是何仙，先为帝师致意，然后去谢，何如？”月君道：“如此，就烦师太太一行。”

鲍姑即变了个老婆子，隐出宫门，走至府前，见无数人围绕着一个老道姑，纷纷扰扰，在那里求取棕针。给了的，都跪在地，口呼帝师圣号，磕头而去。鲍姑遂钻入人丛中，注目一看，认得是何仙姑化身。那道姑一见老婆子，也识得是鲍仙姑，即化道清风而去。只留下竹杖一根，插在地内，顶上挂着棕蓑衣并小金剪，中间悬着一扇纸牌，上写着：“何来女治大头瘟。”众人不见了道姑，都埋怨着老婆子，说是他身上腌臢，冲犯了。有的就去抢这件棕蓑衣，只离着半尺许，再也抓不着；有的就去拔这竹杖，恰似有根长在地下的，莫想动得分毫；又有人抬着桌儿、凳儿，爬上去取棕蓑衣时，那竹杖就长有数丈来高。鲍姑道：“列位不用胡闹，待我来取。”就将竹竿轻轻一拔，担在肩上任走。众人一齐拉定，忽然连这老婆子也不见了。这些众百姓个个暴跳，急得没法，各自怨怅走散。

鲍姑一径回到宫中，将情由细说了。月君道：“仙姑是何意思？”鲍姑道：“仙真济世，只是自行一点慈悲，以挽太和之气，而治上帝之心。若使人知道姓字，与凡夫之沽名钓誉者何异？所以化身而来，被我识破，即敛迹而去也。”曼尼道：“你看他句句含着讥诮，说帝师为国为民，四海皆知，是沽名钓誉哩。”月君大笑道：“我在尘寰，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今且请教，既有棕蓑衣，作何救人？”

鲍姑道：“我有妙法。但要老曼尼也学得何仙姑。隐姓潜名，便可做得来。”曼尼道：“他也只隐得名，不曾隐姓；我这尼字是本等去不了的。”鲍姑笑道：“这就称做驼来尼罢。”月君也笑道：“我知道师太太之意，要化作何来女一般形像，去完此功行。”鲍姑道：“然也。还有说焉，这个大头瘟传染得远，我意须得聂隐娘、公孙大娘、素英、寒簧与我，分行五郡，是不用变化的；唯帝都之内，百姓已经识认仙姑，请曼师变了他的状貌，到各街坊去救济方好。”曼师道：“好来难我，我不曾见他形状，怎样的变得来？”月君道：“本城是要师太太去完局的。”鲍姑道：“我若不难他一难，就到别处，也要自己露出光头，不肯变相哩。”月君道：“棕蓑衣只有一件，如何分得各府？”鲍姑道：“剪做六块就是。”素英即取剪刀剪时，竟是铁针一般，那里剪得动一根？曼尼向着鲍姑道：“我看你嘴唇近来倒强。”就一手把竹竿上挂着的小金剪，取来一剪，便剪了数根下来。月君道：“且不要剪坏。安得六把剪刀，分与各人呢？”曼师道：“我的法子，比鲍老媒好些。竟剪下棕针来，把锦囊盛着，悬之行竿便是。若剪做六块，像什么样？”鲍姑笑道：“倒底魔尼有些贼智。”于是拣取五根竹竿，把棕蓑细细剪来，贮以龙女绡函；又照样写下何来女纸牌五面，一并悬诸竿上。鲍姑取了剪剩的棕蓑，与原竹竿并小金剪，变作何来女的容貌。曼尼道：“如何怎样丑看？待我变个俊俏些的。”却就变了真何仙姑的法相。曼尼向兖州，隐娘向登州，公孙大娘向莱州，素英向青州，寒簧向东昌，鲍姑是济南本郡。月君道：“我尚有数句话儿，是要表明何仙姑救世的意思。”遂援笔疾书一偈云：

何仙姑，何仙姑，棕蓑倒着下蓬壶，剪尽千丝与万缕，齐人缩了大头颅。

月君各与了一纸，云：“待治病完日，可从半空丢下，无使世人归功于我也。”曼师等各别了月君，用五遁法出宫而去。

只说鲍姑返向南关外进城，众人见了，踊跃欢忻，个个来求灵蓑，就是没病的，也要求两茎去作预备。鲍姑宣言道：“我看大众将

来要传染者,我方与之。”霎时间,或已病者,或未病者,就剪下了好
些棕针,其求而不给者,倒放心是不害瘟疫的,也自喜之不胜。随
又到府前及各衙门首站立一回,不两日而合城已遍。乃抛下柬帖
一纸,百姓看了,却又猜是帝师遣何仙姑特地来救他们的,家家设
了宝位,祝诵圣号,焚香顶礼,无异名公巨卿,倩人属文而反受美
名,与捉笔的全无干涉。鲍师又到四乡村堡普施后,巡历各州县地
方,察瘟疫重者先去救济。每到一处,必照样留下简帖一纸。越欲
表明仙姑道行,百姓越越归功于帝师,不必说了。直至两月有余,
方得周遍,瘟气全消。蓑针已自剪尽,只剩得领边尺许的桩儿,提
在肩上,取路而回。不意中,竹竿平空掣去,鲍姑仰首一看,却是
何仙姑在云端拱手说道:“残蓑合应见还。”鲍姑疾忙升起空中,欲
为帝师致谢,仙姑化道金光,径飞向海东而去。只怜夫重叠灾氛,用
着几许神通才扫尽;可笑他纷纭将卒,仗了些微知勇陡侵来。端的
在下回。

第四十九回 郑亨争将当先丧律 景隆充帅落后褒封

济南一府，管辖三十六州、县，是最有名的大郡。那传染瘟疫的地方，共有二十九处。鲍姑遍处救疗，两月有余，方得告竣。回到宫内，时曼师等五人皆早已归来了。鲍姑把何仙姑取回棕蓑情由说了一遍。曼师道：“我回来时，见泰山脚下坐一老婆子，指着我说：‘这个仙姑是假的。’我就说：‘这老婆子也是个假的。’大家一笑，就向我讨了剩的棕针儿去。”素英、寒簧、公孙大娘、聂隐娘齐声道：“怪得我们路上回时，有个病老婆子，说他一家有若干人害病，刚刚与我们剩下的棕针数目相符，都被他讨了去。原来也是仙姑化身了。”月君道：“这是仙家至宝，如何肯留下？今日黎民得以更生，皆大真人之力也。”遂即望空拜谢。古语云：“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；凶年之后，必有疾疫。”其年雨旸不时，又是歉收，灵蓑虽是仙丹，也有没福分没缘法，偏偏不凑巧遇着的，也死了若干。

闲话休题。却说燕地灾荒，止有三年，建文十年十一年，却是大稔的。探得济南凶荒如旧，又有虫灾、疾疫，李景隆就密奏燕王，请平济南。燕王大喜，于建文十二年春二月，召集文、武百官，谕道：“迺者天心眷朕，连年丰豫。乘此天气融和之日，正宜扫清妖寇，巩固皇图。尔等文官，其各敷陈方略；武官均行戮力疆场。谁能身任其责者，朕不惜茅土褒封。”李景隆即出班奏道：“臣屡次遣人探听，妖人兵死于疫，民死于荒，乃天亡之日。微臣不才，愿率兵前往讨贼，克日荡平，以报圣恩。并请敕奎道人为护军，破其妖法。

则乌合之众,不难一鼓而歼也。”有原任密云指挥,降燕以献城功爵封武安侯郑亨奏道:“从来邪不胜正,那怕他妖法!微臣不须奎道人帮助,乞陛下拨精兵三万,誓必生擒贼首,献俘阙下。”二人争执起来,皆愿立下军令状。燕王道:“你二人皆有将才,朕当并用。看谁应先往,就在朕前阉定。”郑亨阉得先字,心中大喜。燕王随加封大将军职衔;并命武康伯徐理之子徐海、应城伯孙岩之子孙爰为副,番骑指挥童信、薛鹿为先锋使;拨兵三万,令其先进。又命李景隆道:“汝可协同奎道人,带领精兵二万五千,随后扎定寨栅,为遥应之势。如郑亨奏捷,汝不得前进争功。如郑亨有虞,可星夜赴救;一面奏闻。朕即撤回,并将前去兵将,总着汝统领。”二人顿首受命。燕王又骂诸文臣道:“尔等食君之禄,但知保恋爵位,及至临事,都像土偶一般,嘿无片言。足见这几篇烂时文中的举人进士,是全不中用的。汝等每日所办之事,皆胥吏所优为,要这些咬文嚼字的何用?”诸臣面面相觑,俯伏请罪。

燕王叱退诸文臣,密谕郑亨道:“武定一州,乃青齐之门户。今彼重兵却全在济南,是贼不知所守也。兵法云:‘攻其所不守。’朕今令齐王高煦,率兵出德州以牵制之,使彼不敢来救。胜则合攻济南,易如覆巢耳。”郑亨奏道:“陛下指授真神算也!”燕王即命钦天监择定出师之日,整顿粮草,拣选兵马。先是郑亨前进,攻取武定州。李景隆又隔了两日,始行发兵,日行三十里,故意落在尽后。

这个信息,已星飞报到济南阙下。月君乃会集文武计议。吕军师奏道:“两日探报燕将是郑亨、李景隆,先后进兵,隔着三百余里。二将并用,定不相能,可以计破。独是德州三岔道上,又有高煦驻扎,牵制我师,返为劫敌。必须分兵交应。”说犹未毕,高军师随奏:“臣料燕兵不敢进攻青州,必先加兵武定。臣愿前往迎敌郑亨,当彼一面。”吕军师道:“如此极妙!少司马此去,相机而行。若易破即破之,直逼景隆之寨;若有互相持定之势,待我杀退高煦,卷甲袭之,郑亨必然大溃,然后合兵进战。景隆竖子,魂胆先慌,直如破竹耳。”诸大臣皆服。月君奖谕道:“军师之计甚当!救兵如救火,其星夜调发,勿使有警边圉。”随退朝回宫。

次日黎明,两军师赴演武厅,诸营将士皆会齐听点。高军师的六员上将是:

瞿雕儿,雷一震,卜克,楚由基,郭开山,孙剪。

吕军师的六员上将是:

小皂旗,曾彪,刘超,阿蛮儿,董翥,葛纛。

余皆留守京师。大将军宾鸿进禀道:“两军师今临大阵,何不用着末将?”吕军师道:“京师为根本重地,非将军与董将军老成练达者,不可留守。自宜后生辈效力疆场耳。”宾鸿又禀道:“小将子宾铁儿,年方十九,膂力武艺,却与小将差不多。愿随董小将军,同作前驱。”吕军师道:“将军既有令子,可与董小将军便为先锋。”宾鸿大喜,随呼铁儿上前,参见二位军师。看那小将军,真个英勇!有词为证:

面如黑漆,眼若玄珠。面如黑漆,内含精彩,灼灼生光;眼若玄珠,外露神威,闪闪流电。方颐阔额,比呼延灼只少二部胡须;身强力猛,较焦光赞尚有几分肝胆。头带生熊皮万字将巾,体挂熟铜片千鳞战甲,手持欺霜赛雪泼风刀,腰悬截铁斩铜绕指剑。

宾铁儿横着大刀,向上声喏,如半天起个霹雳,众军皆大惊。阿蛮儿一跃至前,把手中大刀掷于地下,向军师道:“小将愿与他比试刀法。”宾铁儿随手把阿蛮儿大刀提起,等个轻重,觉道比己的轻些,就列个门户,把泼风刀轮动,大呼道:“你来,你来!”阿蛮儿抡起大刀,踏进一步;宾铁儿侧身一转,就便交锋。刘虎儿即轮动青龙偃月刀,平空一隔,横进身子拦住道:“不许,不许。”宾鸿亦上前喝骂铁儿。吕军师亟呼至台边,饬诫道:“诸位将军,一心为国,皆我股肱,难分彼此,不争尔等厮并。则是未杀敌人,先伤了自己手足,

有这等好勇无知么？”董彦杲道：“快来！同向军师前请罪。”于是刘虎儿一手拖阿蛮，一手拖着铁儿。大家朝上声喏告罪。军师又诫諭了几句，宾鸿又令儿子呼阿蛮儿为兄，拱手相笑，方各归队伍。二军师点兵已毕，各统一万五千健卒，分道而进。

且先说高军师，统率部下到武定州时，燕军才出上谷郡，遂便离城四十里，按五行阵法，列着七个营寨，厉兵秣马以待。至第三日，燕兵将近。郭开山请率一军击其先锋，杀他个下马威，高军师曰：“胜则固好，倘有挫衄，则摇动全军。不若以逸待劳，伺其动静而后破之。”

次日黎明，燕将先锋薛鹿、童信领军三千，摇旗呐喊，直逼高军师营前。摆开阵势，各横手中兵器，大骂：“余生草寇，尚敢抗拒天兵，快来献首！”济南诸将早已戎装贯带，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。雷一震正要出马，其部下冷钰挺手中枪，大叫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！”高军师亟令止之，一骑马已飞出阵，与薛鹿相迎。奋力交战，来往盘旋约十余合，争禁得薛鹿番枪神出鬼没，转瞬间，刺中咽喉，死于马下。瞿雕儿大喝一声：“番贼不要走，我来也！”薛鹿方欲迎敌，童信跃马大呼：“待我来斩此贼。”薛鹿随回到阵前，看他两人交手。但见：

一个是金枝画戟，如玉龙舞爪跃银河；一个是狼牙铁槊，如玄豹喷牙腾黑雾。一个戟矛直刺咽喉，却遇着槊影飞翻横截住；一个槊齿正当脑盖，偏遭着戟势凭陵全隔断。一个武艺精强，赛过温侯吕布；一个膂力勇猛，输他统制秦明。

原来童信力气极大，能开百石弓弩，矢无虚发，番将中最有名的；独是武艺不精，上了战场倒觉差些。使的铁槊是件粗夯军器，那里敌得雕儿这枝赛温侯的画戟？他恐怕真输了不好看，就虚喝一声，策马佯败，从刺斜里驰去。雕儿见他手段生疏，骤马赶上。童信亟掣雕弓，轻扣金镞，翻身一箭，喝声：“着！”雕儿猛听弓弦响，闪躯一躲，战马前蹄忽打个双蹶，箭已从上过去，雕儿遂趁势倒在

地下。童信只道射翻了，勒马跑回。说时迟，那时疾，雕儿见他马到，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童信人马皆吃一惊，画戟早已刺入，童信措手不及，直贯腰肋，死于马下。薛鹿大呼奔救，雕儿就跃上童信战马来迎。雷一震一骑飞到，雕儿大喝道：“好汉子怎肯两人并你这番狗种！”遂自勒马回阵，让雷一震与薛鹿交锋。大战六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天色已暮，两边各自鸣金收军。

郑亨下令道：“我们军士远来，营寨新立，贼人必来夜劫。”遂拨兵马四面埋伏，直至四更方息。军士方睡未醒，济南兵马已在营前搦战。郑亨亟开营门，令诸将迎敌。有少年将军徐海，当先出马，大骂：“草寇死在旦夕，尚敢来闯辕门！”楚由基更不打话，纵坐下马，拨手中戟，即便交锋。徐海如何敌得？战不几合，返厉声大喝道：“看枪！”把枪一幌，拍马而逃。由基却不追赶，拈弓搭箭，较正后心射去。但见两脚翻空，马驰人坠。燕阵上孙爰、薛鹿二将，齐出救回。由基大呼：“贼将休走！”就飞马来战薛鹿。约三十来合，由基见他武艺精强，要把金仆姑来了当他，即佯败下去。薛鹿暗付：“枪法不弱于我，如何就败？”方勒转马来，由基神箭已到，正中护心镜上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火光迸散，薛鹿疾忙归阵，向郑亨道：“贼将勇锐，正不可小觑他。”郑亨听了这话，狠不耐烦，随叫小军：“取我大刀来！我当亲自斩之。”即飞马出到阵前搦战。

高军师见是主将，就呼卜克、孙剪，附耳授计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二将领命。卜克先出交战，但只招架，更不还兵，有十来回合，败下去了；孙剪如飞出马接战，也装个不能抵敌的光景，不十合，又败回了。郑亨正要冲过阵去，忽本营内鸣起锣来，乃拨马回阵，问道：“为何收兵？”薛鹿道：“小将恐元帅恃胜，冲入敌阵，遭他的暗算。”郑亨呵呵笑道：“若如此畏首畏尾，怎能杀寇成功？”薛鹿道：“据末将看来，适才二贼就是诱敌之计。”郑亨亦不答应，气忿忿归入帐中。兵士见主将不悦，各自埋锅造饭，吃得饱了，且去安息。

薛鹿密呼牙将传令部下道：“主帅既无良策，又拒忠言。今晚贼人必来劫寨，岂敢晏寝？人不许卸去戎装，马不许揭去鞍履，整候半夜厮杀。”那些番儿们见众军多睡了，要他独自严警，反生怨